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 第五回 劉莽賊使盡老婆錢 形容鬼領回開口貨

詞曰：誤認好姻緣，甘把終身托。自古紅顏薄命多，浪子心情惡。家當弄精光，打罵還頻數。不是冤家不聚頭，悔殺從前錯。

右調《百尺樓》

話說劉打鬼自從入舍到活家，做了財主婆的老公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安居樂業的，豈非一朝發跡？若有正性畔（編按：畔，即「攆」，吳語，「連、結」之意。）在家裡，關門吃飯，真是上弗欠官糧，下弗欠私債，風弗搖，水弗動的，也夠他吃著受用了。

誰知他吃飽了現成飯，一無事事，不免又跑到外面攀朋搭友起來。那些老朋友，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，是個新上名的財主了，個個偃聲捧屁來奉承他：也有陪他賭心錢的，也有陪他吃白酒的，也有領他去闖花門闖小娘的。那劉打鬼本係浪子心性，正是投其所好，終日搭陶搭隊的四處八路去尋快活。起初還恐怕雌鬼要話長話短，遮遮掩掩的瞞著他。後來漸漸手滑，把雌鬼積蓄的許多臭銅錢，日逐漸偷去浪費落（原注：落，猶言掉。）了。及至雌鬼得知，向他話帳，卻又鈍皮老臉的殺他無得血，剝他無得皮，真是無可如何。過了幾時，愈加老眉老眼向雌鬼要起錢來。沒得與他，反要做面做嘴得尋孔討氣。雌鬼也不甚理他。

一日，又出去賭夜錢輸極了，回家向雌鬼要錢去還賭帳。雌鬼不肯，便拍臺拍凳得硬要。雌鬼只得發極道：「老話頭：要吃要著嫁老公。我雖不為吃著兩字招你歸來，也巴望擋一片風水。誰知你枉做了漢子家，只曉得吃死飯，又不會賺些活路銅錢歸來養老婆。」大細，反要挖出肉裡錢去大擲大賭的輸落，盡要向我一隻釘上討力。我又不是看財童子，會扇金子嘔銀子的，那裡有許多閒空銅錢來接濟你？難道天上有得落下來麼？」劉打鬼聽了，不覺惱羞變怒，跳得八丈高，把雌鬼「觸千搗萬」亂罵起來。雌鬼怎肯讓他？大家鬧得反家宅亂，打起灶拳（編按：「打灶拳」，吳語，指夫妻打架。）來；弄得鹽瓶倒，醋瓶翻，一隻碗弗響，兩隻碗碌碎。幸虧六事鬼在隔壁聽不過，跑來強勸解開了。雌鬼真是有苦無話處，「爺娘皇天」哭了一場，也只得罷了。

誰知那劉打鬼打開了手，愈加膽大，三不常響雌鬼要長要短；好便罵，不好便打。雌鬼始初也不肯讓他，打了幾次灶拳。到底女流之輩，如何鬥得過他，漸漸被他降服下來；只得百依百順了，倒還圖個耐淨。日復一日，把家中弄得空空如也；漸至買家掘產，將活鬼吃辛吃苦掙起來的家當，不消幾年早已寫了「清」字。他還沒肯歇手，尚在外面百孔千瘡，做下一屁股兩脅肋的債，常常弄得前門討債後門畔。

雌鬼是做過財主婆的；向常錢在手頭，食在口頭，穿軟著軟，呼奴使婢慣的，如今弄得吃著朝頓無夜頓，怎受得這等淒涼？肚裡氣悶悶，不覺成了臟病；曉得自己老死快了，恐怕活死人將來沒個結果，只得央六事鬼寄信教形容鬼來。

那形容鬼自從雌鬼不聽他好說話，嫁了劉打鬼，便腳趾頭弗戳到他大門上。直等六事鬼寄到信，方曉得雌鬼成了臟病。有數說的：「瘋、癆、臟、隔，是閻羅王請到的上客。」知道他死在眼前，不免看同胞姊妹面上，到來賸賸他。誰知已經弄得赤白地皮光，家裡風掃地、月點燈的。劉打鬼也不在家裡。

雌鬼見了形容鬼，自覺慚愧，一話一哭的家長裡短，告訴不了。形容鬼不好揭他舊書（編按：揭舊書，指揭人老底。）只得因個頭來答個腦，勸解幾句。那活死人已有七八歲，見了娘舅已經不認得。形容鬼見他生得眉清目秀，便道：「多時不見外甥，已這等長成了；可惜一個好相貌，如何這般命硬的？」雌鬼道：「我是自作自受，已是死數裡算帳的了。只可惜他青頭白面一個孩子，將來落在劉打鬼手裡，終無了局。我正望你來，要與你相商，也看當時他老子與你一同去求來的，我死之後，你千萬帶只眼睛，收留他回去，撫養成人，也是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一面又向牀下摸出一塊金子來，遞與形容鬼，道：「這是你姐夫的鎮家之寶，叫做吃弗了烏金，還沒被劉打鬼曉得，未曾弄落；你可拿回去做個記念。」形容鬼正要推辭，雌鬼道：「你不拿去，終歸化為烏有，豈不可惜？」形容鬼方纔拿了，告別回家。

卻說那形容鬼家的老婆，叫做醋八姐，是個小人家出身，嘴花搨搨（編按：嘴花搨搨，吳語，「花言巧語」之意。）的專喜嚼舌頭根，不甚賢惠。幸虧形容鬼凡事自聽自為，大著耳朵管不甚理他的。那日回家，把雌鬼要將活死人托他的話說起，醋八姐道：「他做財主婆的時候，一把抓了兩頭弗露，從無一絲紗線破費在窮親眷面上。今日倒要把個開口貨擱在別人身上，只怕情理上也講不下去。」形容鬼曉得他是個貪財的，便向身邊摸出那塊金子來，放在面前，道：「他有這件海寶貝與我們，也不是白效勞的。你若推出手，如何可白手拿財，只得送還他便了。」醋八姐看見那塊金子火赤焰焰的擺在面前，眼睛裡放出火來，怎捨得送還，便改口道：「既然他以心相托，個把小圓多裡掏攏，所費也有限。況且古老上人說的：『外甥弗出舅家門。』想必無爺娘收管的外甥，原該住在娘舅家裡，不出門的。你既拿了來家，再苦送去，顯見得是我之過了。」說罷，便搶去下了壁虎袋，再也不肯出現。

過了幾日，形容鬼掉弗落（原注：掉弗落，猶言心裡丟不了。）買了些下尿果子，拿道雌鬼家裡來。那雌鬼起初還半眠半坐，後來脹得四直六直，像打氣豬一般，困在牀上等死。劉打鬼還只道他有甚私房，坑在那裡，要逼他說出來，那日正在牀前絮絮叨叨的盤問。不妨形容鬼進房來，回避不及，只得相見了，被形容鬼上數頭下數腳的罵了一頓，他也沒敢回嘴。雌鬼見了形容鬼，一包眼淚說道：「兄弟，托人如托山。倘我死了，你務必領了外甥回去。若不依我，就是死了已是口眼弗閉的。」說罷，便透了幾口陽氣，齧緊牙牀骨，伸直後腳，死割絕了。劉打鬼也只得極地爬天，弄一口薄皮棺材危裝裹了，就扛去葬在活鬼墳餘地上。

形容鬼也不等斷七，就將活死人領了回去。醋八姐看見，也未免新籠馬桶三日香，「弟弟寶寶」的甚是親熱。過了幾時，形容鬼便教他跟了兒子牽鑽鬼，同到角先生開的子曰店裡去讀書。原來形容鬼也有一個兒子，叫做牽鑽鬼，已有十幾歲，生得凹面峭嘴，甚是難看。若論他攪屍靈本事，真個刁鑽促掐，千伶百俐。誰知見了幾句死書，卻就目瞪口呆，前念後忘記的不甚聰明。幸虧角先生那裡些學生子，一個個都是鈍豬鈍狗，短中抽長，還算他做個蚱蜢淘裡將軍。讀了幾年書，也就識了許多狗屎字。及至活死人進了學堂門，卻是出調的聰明；不肖幾時，罷牽鑽鬼讀了數年還半生半熟的書，他都讀的爛熟須菩提，顛倒也背的出。牽鑽鬼不想自己原是個鈍貨，反倒妒忌他起來，千方百計的暗損他：三不時在娘面前添枝換葉裝點他短處。

那醋八姐初也不過一時高興，看金子面上假面光鮮的愛他。過了幾時，已是意懶心灰了，怎當得兒子又時常在耳邊攪撥，就變了心腸，漸漸把這活死人當作眼裡釘肉裡瘡一般惹厭起來。幸虧形容鬼卻是真心實意，凡事拉緊裡半月的不許欺瞞他，因此還不曾吃足苦頭。

不知不覺，早已過了數年。那活死人已有十幾歲，出落的唇紅齒白，粉玉琢的一般，好不標緻；更兼把些無巧不成書，都讀的熟滔滔在肚裡。若教他做篇把放屁文章，便也不假思索，懸筆揮揮的寫就，倒是抄別人的舊卷一般。隨你前輩老先生見了，無不十人九贊，甘拜下風，豈不是天聰天明，前世帶來的。

一日，同著牽鑽鬼，兩個要到學堂裡去。走出門來，只見一個硬頭叫化子，背上擱個長袋，手裡牽只青肚皮獼猴，後頭跟一隻急尿狗，在門前走過。牽鑽鬼不識，問道：「你牽的是甚麼東西？」叫化子答道：「這是教熟獼猴，領他出來做戲與人看的。」牽鑽鬼只道是白看的，便道：「做我們看看。」那叫化子便向長袋裡拿出一個石臼來，戴在獼猴頭上，敲著碌籊，那獼猴就戴了石臼撮把戲（原注：撮，弄也，即撮弄之省。松江方言裡，「撮」，一般為「出」，「出把戲」為「小技倆」的意思。），把平日教熟的那些當當頭種樹，弄卯入布袋，戴帽子跳圈許多戲法，都撮出來。形容鬼聽得籊響，走出來看時，見是獼猴撮把戲，便挖幾個看肚兜銅錢來捨他。那叫化子接了錢，又拿出一隻金飯碗來討飯吃。形容鬼道：「你怎麼這般無知饜足？又不曾教你在這裡做，賞你

幾個死銅錢也夠了，還要多詭蛆（編按：詭蛆，胡攪蠻纏。）。」叫化子道：「若不是這位官官要看，我已走過多時了。怎說不曾教我做？」牽鑽鬼誠恐（原注：誠恐，恐怕也。）老子要怪他，便把那叫化子夾背一記，罵道：「你這叫化料語言不一，怎麼是我教你做的？」誰知把那叫化子身邊冷飯團都打出來，滾在地下，被急屎狗一口吃去了。那叫化子便和身滾在地下，詐死賴活的鬧將起來。形容鬼無奈，便喝牽鑽鬼賠他。牽鑽鬼只得進去拿飯來做，怎奈是老米飯，捏殺不成團的；只得畚了一麵糊盆硬米糝出來賠他，叫化子道：「我不是吃硬米糝人，須要還我原物來。」

越攪越醉的正在那裏話弗明白，只見一個野鬼，背上攬個草包，走的滿頭大汗的到來，問道我：「這裡有個形容鬼，可曉得住在那裡？」形容鬼見問，便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？問他何幹？」野鬼道：「我是鬼門關總爺差來請他的。」形容鬼道：「只我便是。你們老爺又不曾認得我面長面短，請我去做甚麼？」那差鬼聽得就是形容鬼，便道：「我也不曉得豆油菜油（原注：不曉得豆油菜油，謂全無所知。）」。總兵老爺有請書在此，相公開看就明白了。」那叫化子見是總兵的朋友，便不敢話長話短，牽著獃猴一溜去了。

形容鬼領這差鬼進了家中，差鬼便即向包裡取出一封拐書來，遞與形容鬼。形容鬼拆開看了，方知總兵就是他同窗朋友白蒙鬼，少時與形容鬼兩個，都在烏有先生手裡念書，後來都做了鬼秀才，先生薦他在朝官衙門裡吃飯；虧那朝官的力量扶持，他得了一官半職，直做到枉死城城隍。他做官雖是一清如水，只是才具淺促些。那夥提草鞋公人，見本官軟弱，便都將嘴騙舌頭的來弄慾（編按：弄慾，吳語，「作弄、算計」之意。）他。白蒙鬼又是軟耳朵的，聽他們三人說著九頭話，不免弄得沒了主意。正是「清官難出滑吏手」，幸虧那城隍奶奶長舌婦，卻是十三分奢遮（編按：奢遮，「出色」之意。）的，任你說的天花亂墜，總瞞不過他。遇著審官司時候，或是在面前背後提調，或竟與白蒙鬼排排坐著，又張夾嘴的斷災斷禍。他嘴頭子又來得左話左傳，右話右傳，翻蛆搭舌頭（編按：翻蛆搭舌頭，吳語，「鼓唇弄舌」之意。）的，儕（編按：儕，全也。）是他說話分。憑你老奸巨猾，能言舌（原注：舌，善字之音轉。）辯的囚犯，也盤駁不過；他倒制服得那些強神惡鬼，伏伏臘臘，一些也弗敢發強。正是官清民樂，快活不過的。

不料那三家村土地餓殺鬼，坐了幾任貪官，賺了無數銅（原注：銅字下疑脫一錢字。但在浙語中銀銅子三字亦可通。）銀子，曉得這枉死城城隍是個美缺，走了識寶太師門路，要謀這城隍做。那太師是閻羅王殿下第一個權臣，平日靠托了閻王勢，作威作福，賣官鬻爵，無所不為的。他得了餓殺鬼得賄賂，恰遇鬼門關得辣總兵死了，也不管人地相宜不相宜，硬做主張把白蒙鬼調了做鬼門關總兵，將這城隍缺讓與餓殺鬼做了。

可憐白蒙鬼是個念書人出身，文縷縷的曉得甚麼提兵遣將之事。就是長舌婦雖說事奢遮，也不過苗頭看得情爽些，又口頭便利，翻轉翻仰的會說會話罷了。那行兵擺陣，出鋒打仗許多事務，教他怎麼得知？無奈是上命差遣，身不由主，只得離了枉死城，來到鬼門關上任。進了對科衙門，看見那些陰兵，一個個拳頭大，臂膊粗，強頭倔腦的，恐怕管他不下，心裡甚是著急。忽然肚腸角落裡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個正經人，才具也有些，何不請他來做個幫手，凡事也可斟酌而行，算計已定，隨即寫了一封請（編按：「請」原作「情」，依據原注修改。）書，差了勾魂使者，一直打到狗灣裡來請他。湊巧一尋就著。

形容鬼看了請書，隨與醋八姐相商。醋八姐正怕形容鬼在家要量柴頭數米角的管他，巴弗能穀（原注：巴弗能穀，猶言盼他不到。）出門去了，落得無拘無束，便放殺死（原注：放殺死，猶言拼命。）的攛掇。形容鬼遂留住了差鬼，要與他一同起身。隨即置辦起行李來，也不過端正幾件隨身衣裳，一副跌撒鋪蓋。揀個出行日子，教牽鑽鬼去尋個挑擔鬼來，差鬼便道：「有我在這裡，何必再去尋？」形容鬼道：「這裡到鬼門關，又不是三腳兩步路；百步無輕擔的，怎好煩勞你？旁人看了，只道是見人挑擔弗吃力。」差鬼尚道：「不過一肩行李，又不是千斤擔，這有何妨？」一頭說，便將扁擔擱上肩頭，說道：「相公就此起行罷！」形容鬼只得叮囑了一番，起身上路。不題。

正是：我本無心圖富貴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不知形容鬼去後，醋八姐把這活死人如何看待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觀雌鬼不為「吃」「著」兩字之語，固知兩字之外，別有一樁至要至緊之事也。想其出招劉打鬼時，必以為從此可朝歡暮樂，靠老終身矣；豈知狼子野心，不惟不奉男不隊女敵之古訓，欲打殺老婆觸死屍起來。到那其間，又不能學好漢之吃拳弗叫痛，不免反客為主，將前半三世同活鬼吃苦拚苦掙起來的現成家當，讓他杜做主張銷繳乾淨，無怪乎其肚皮氣膨也。至於形容鬼之窮人大肚皮，醋八姐之見錢眼開，牽鑽鬼之損人不利己，俱是世間常事，何足怪哉？